

論夫子與子

李宗侗

童年時讀孟子，習以爲「夫子」卽老師之尊稱，及長而溫讀左傳，頗感覺兩書中「夫子」用法的不同。乃雜校各書，更覺因年代的先後，「夫子」用法頗有變化。久蓄藏此義於心中，欲爲一文，遲遲未寫。茲先就左傳國語論語孟子四書中「夫子」與「子」的用法及其演變，統計而觀，得結論如下：卽在前二書中，「夫子」爲第三位稱謂，「子」爲第二位稱謂，無一條例外。而在孟子中，則「夫子」與「子」同屬第二位稱謂，夫子較尊而子較低。其演變的痕迹似可在論語中獲得。此其大綱，至於研究結果，將於歷舉四種書中「夫子」各條以後，再作詳細的結論。

(一) 左傳中的「夫子」與「子」

左傳中「夫子」二字初見於僖公二十三年，其文若下：

(1) 僖負羈之妻曰：「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，若以相，夫子必反其國；反其國，必得志於諸侯；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，曹其首也。子盍蚤自貳焉。」夫子在此處是指晉公子重耳，子是指僖負羈。「夫子」是第三位稱謂，「子」是第二位，在文句中是非常清楚的。以下按左傳中次序列於後：

(2) 殽之役，晉人既歸秦帥。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：「是敗也，孟明之罪也。必殺之。」秦伯曰：「是孤之罪也。周芮良夫之詩曰：『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。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，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』是貪故也，孤之謂矣。孤實貪以禍夫子。夫子何罪？」復使爲政。（文公二年。）按此節所記是秦穆公與秦大夫的問答，所討論的是孟明，兩次用「夫子」字者指孟明而言。

(3) 晉陽處父聘于衛，反過審。審羸從之，及溫而還。其妻問之。嬴曰：「以剛。商書曰：『沈漸剛克，高明柔克。』夫子壹之，其不沒乎！」……（文公五年）審贏

論夫子與子

自溫反甯與其妻的談話，陽處父當然不在場，而「夫子」所指的是他。

(4) 賈季奔狄。宣子使臾駢送其帑。夷之蒐，賈季戮臾駢。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。臾駢曰：「不可。吾聞前志有之曰：『敵惠敵怨，不在後嗣。』忠之道也。夫子禮於賈季，我以其寵報私怨，無乃不可乎？介入之寵，非勇也；損怨益仇，非知也；以私害公，非忠也。釋此三者，何以事夫子？」(文公六年)前言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之帑，所以說「夫子禮於賈季」。又文公十二年晉秦河曲之戰時，秦伯問士會曰：「若何而戰？」對曰：「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，必實爲此謀，將以老我師也。……」是時臾駢新佐上軍，他是趙盾的舊屬，所以他對他的部下說：「何以事夫子？」這兩個「夫子」皆指趙宣子。

(5) 他年，其二子來。孟獻子愛之，聞於國。或譖之曰：「將殺子。」獻子以告季文子。二子曰：「夫子以愛我聞，我以『將殺子』聞，不亦遠於禮乎？遠禮不如死！」(文公十五年)這是孟獻子的祖父公孫敖在莒國所生的二子。「夫子」是指孟獻子。

(6) 巫臣盡室以行。申叔跑從其父將適郢，遇之。曰：「異哉！夫子有三軍之懼，而又有柔中之喜，宜將竊妻以逃者也！」(成公二年)這是申叔跑對其父申叔時私下議論巫臣的話，「夫子」指巫臣。

(7) 欒黶曰：「晉國之命未是有也。余馬首欲東。」乃歸。下軍從之。左史謂魏莊子曰：「不待中行伯乎？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命從帥，欒伯吾帥也，吾將從之。從帥所以待夫子也。」(襄公十四年)此處兩用「夫子」皆指荀偃（中行伯），這是魏絳（莊子）對左史的話。

(8) 樂王鮒見叔向曰：「吾爲子請。」叔向弗應；出，不拜。其人皆咎叔向。叔向曰：「必祁大夫。」室老聞之曰：「樂王鮒言於君，無不行。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許。祁大夫所不能也，而曰『必由之』。何哉？」叔向曰：「樂王鮒從君者也，何能行！祁大夫外舉不棄讎，內舉不失親，其獨遺我乎？詩曰：『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』夫子覺者也。」(襄公二十一年)此節對我的研究極重要，因爲他包括「子」、「吾子」、「夫子」三種具全。樂王鮒親見叔向，觀下文「出，不拜」可知。而他說「吾爲子請」，子是面稱叔向無疑。室老與叔向問答，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許。」「吾子」當然亦指

叔向。左傳下文說：「於是祁奚老矣，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……」可見叔向與室老談話時，祁大夫不只不在場，甚而不在晉國都城中，則「夫子覺者也」的「夫子」是指第三者，且第三者亦不在當場可見，而「子」、「吾子」與「夫子」的分用法尤為明顯。

(9) (觀起)謂八人者曰：「吾見申叔夫子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知我者如夫子則可；不然，請止。」(襄公二十二年)上言申叔夫子，下言夫子，皆指申叔豫甚明。

(10) 己卯，孟孫卒。公鉏奉羯立于戶側。季孫至，入哭而出，曰：「秩焉在？」公鉏曰：「羯在此矣。」季孫曰：「孺子長。」公鉏曰：「何長之有！唯其才也，且夫子之命也。」遂立羯，秩奔邾。(襄公二十三年)杜預注「夫子之命」下謂「遂誣孟孫」，是「夫子」指已卒之孟孫。

(11) 穿封戌囚皇頡，公子圍與之爭之，正於伯州犁。伯州犁曰：「請問於囚。」乃立囚。伯州犁曰：「所爭君子也，其何不知？」上其手曰：「夫子爲王子圍，寡君之貴介弟也。」下其手曰：「此子爲穿封戌，方城外之縣尹也。誰獲子？」(襄公二十六年)左傳中言「夫子」者凡31處，皆二人對語時指第三者而言，且多數為不在當場或已卒之第三者，只此處王子圍似亦在場。雖然如此，伯州犁的話仍係對鄭人而被楚俘的皇頡說的，則「夫子」指王子圍仍係第三者而非對面稱謂。

(12) 子木問於趙孟曰：「范武子之德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夫子之家事治，言於晉國無隱情，其祝史陳信於鬼神，無愧辭。」(襄公二十七年)「夫子」是指晉國已卒的士會。

(13) 文子告叔向曰：「伯有將爲戮矣。詩以言志，志誣其上，而公怨之以爲賓榮，其能久乎？幸而後亡。」叔向曰：「然。已侈，所謂不及五稔者，夫子之謂矣。」(襄公二十七年)這是叔向答趙文子的話，「夫子」指伯有。

(14) 成與彊怒，將殺之。告慶封曰：「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，唯無咎與偃是從，父兄莫得進矣。大恐害夫子，敢以告。」……他日又告。慶封曰：「苟利夫子，必去之。難，吾助女。」(襄公二十七年)崔杼之子成、彊欲殺棠無咎及東郭偃而告慶封，問答的話中兩用「夫子」，皆指崔杼。

(15) (季札)自衛如晉，將宿於戚，聞鍾聲焉，曰：「異哉！吾聞之也，辯而不

論夫子與子

德，必加於戮。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，懼猶不足，而又何樂？夫子之在此也，猶燕之巢於幕上。君又在殯，而可以樂乎？」（襄公二十九年）孫文子卽孫林父，入于戚以叛在襄公二十六年，「夫子」卽指彼。

(16) 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，不及謀而遂行，印段從之。子皮止之。衆曰：「人不我順，何止焉？」子皮曰：「夫子禮於死者，況生者乎！」遂自止之。（襄公卅年）此子皮對衆人說話，以「夫子」稱子產。

(17) 宣子遂如齊納幣。見子雅，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。宣子曰：「非保家之主也，不臣。」見子尾，子尾見彊。宣子謂之如子旗。大夫多笑之。唯晏子信之曰：「夫子，君子也。君子有信，其有以知之矣。」（昭公二年）此晏子對衆大夫語，「夫子」指韓宣子。

(18) 豎牛曰：「夫子疾病，不欲見人。」使賓饋于個而退。（昭公四年）這時叔孫豹疾病，豎牛欲「禍叔孫氏」，使亂大從。（昭公五年左傳語）不使進食人見叔孫，使其絕糧而卒。「夫子」當然是對進食人語中指叔孫豹的。

(19) 杜洩將以路葬（叔孫豹），且盡卿禮。南遺謂季孫曰：「叔孫未乘路，葬焉用之？且冢卿無路，介卿以葬，不亦左乎？」季孫曰：「然。」使杜洩舍路。不可，曰：「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，王思舊勳而賜之路。復命而致之君。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，使三官書之。吾子爲司徒，實書名；夫子爲司馬與工正，書服；孟孫爲司空以書勳。今死而弗以，是棄君命也。書在公府而弗以，是廢三官也。若命服生弗敢服，死又不以，將焉用之？」乃使以葬。季孫謀去中軍，豎牛曰：「夫子固欲去之。」（昭公四年）

(20) 五年春王正月，舍中軍，卑公室也。……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：「子固欲毀中軍，既毀之矣，故告。」杜洩曰：「夫子唯不欲毀也，故盟諸僖閔，詛諸五父之衢。」受其書而投之，帥士而哭之。（昭公五年）

以上兩條對「夫子」與「子」的分別尤為明顯。杜洩對季孫所說「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」的「夫子」是指已卒的叔孫豹，他在襄公二十四年曾聘于周，左傳的記載說：「穆叔如周聘，且賀城。王嘉其有禮也，賜之大路。」杜預注亦說：「夫子謂叔孫。」杜洩對季孫說話，所以用第三位的稱謂稱叔孫曰「夫子」，下句「夫子爲司馬

與工正，書服。」亦同。（杜預注亦曰：「謂叔孫也。」）而對季孫面稱則用「吾子」。（「吾子爲司徒，實書名。」杜預注：「謂季孫也。」）再下文豎牛所說：「夫子固欲去之。」亦指叔孫，杜注所謂「誣叔孫以媚季孫」甚是。（20）節中使杜洩以舍中軍告於叔孫豹之殯，豹雖已卒，但等於面告生人，所以亦用「子」字。（子固欲毀中軍，既毀之矣，敢告。）杜洩的答語是對季孫派去的人說的，所以稱叔孫曰「夫子」。（夫子唯不欲毀也。）這亦是左傳中對「夫子」與「子」的分用法的重要文獻。

(21) 晉人來治杞田。季孫將以成與之，謝息爲孟孫守，不可，曰：「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挈餅之知，守不假器，禮也。』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，雖吾子亦有猜焉。」（昭公七年）杜注：「夫子謂孟僖子，從公如楚。」對季孫言，故以第三位「夫子」稱孟僖子，而以第二位「吾子」稱季孫。這節的謝息與前二節的杜洩與豎牛皆是家臣，這可證家臣稱貴族第三位用「夫子」，面稱曰「吾子」或「子」。

(22)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，乃講學之，苟能禮者從之。及其將死也，召其大夫曰：「……臧孫紇有言曰：『聖人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』今其將在孔丘乎！我若獲沒，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，使事之，而學禮焉，以定其位。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。（昭公七年）孟僖子告其家臣的話，前稱孔丘，後稱夫子，所指仍是一人。這是第三位稱謂的「夫子」，而非若戰國以後所用的第二位稱謂的夫子。

(23) 子皮盡用其幣。歸，謂子羽曰：「非知之實難，將在行之。夫子知之矣，我則不足。書曰：『欲敗度，縱敗禮。』我之謂矣。夫子知度與禮矣，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。」（昭公十年）晉平公卒時，子皮欲多攜帶幣，以爲朝見新君之用。子產阻攔而他不聽從。至晉後晉新君以非禮辭見，子皮歸後對行人子羽遂有若是的談話。「夫子」指子產，是第三位的稱謂。

(24) 子產歸（自平丘），未至，聞子皮卒，哭，且曰：「吾已，無爲爲善矣！唯夫子知我。」（昭公十三年）「夫子」指子皮。前節夫子在子皮的話中指子產，此節在子產的話中指子皮，可見貴族互稱既用「子」，互指亦用「夫子」。

(25) 晏子曰：「日宋之盟，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，趙武曰：『夫子之家事治，言於晉國，竭情無私；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。其家事無猜，其祝史不祈。』建以語康王。康王曰：『神人無怨，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！』」（昭公二十年）范會即

論夫子與子

范武子，這與(12)襄公二十七年左傳所記是一件事，「夫子」皆指范武子。楚康王所說「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」可證君稱貴族亦可用「夫子」。

(26) 太叔爲政，不忍猛而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於萑苻之澤。太叔悔之曰：「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」(昭公二十年) 太叔卽游吉，他接子產而執鄭國之政。子產曾告他爲政寬難，不若猛，所以太叔悔不聽他的話。「夫子」指子產。

(27) 叔孫婼聘于宋。桐門右師見之，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。昭子告其人曰：「右師其亡乎！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，是以有禮。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，是賤其身也，能有禮乎？無禮必亡。」(昭公二十五年) 昭子卽叔孫婼，他與他屬下的人談話，稱桐門右師爲夫子。

(28) 齊侯賞犧彌。犧彌辭曰：「有先登者，臣從之，暫幘而衣狸製。」公使視東郭書。曰：「乃夫子也。」(定公九年) 這是犧彌看見東郭書後回答齊景公的話，「夫子」指東郭書。

(29) 及晉圍衛，(邯鄲)午以徒七十入門於衛西門，殺人於門中，曰：「請報塞氏之役。」涉佗曰：「夫子則勇矣；然我往必不敢啓門。」亦以徒七十人，且門焉，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。日中不啓門乃退。(定公十年)「夫子」指邯鄲午，涉佗對他人說話時所用的第三位稱謂。

(30) 左師每食，擊鐘。聞鐘聲，公曰：「夫子將食。」既食，又奏。(哀公十四年)「夫子」指向巢，宋左師也。此宋公對其臣下的話。

(31) 子贛曰：君其不沒於魯乎！夫子之言曰：『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。失志爲昏，失所爲愆。』生不能用，死而誅之，非禮也；稱一人，非名也。君兩失之。」(哀公十六年)「夫子」指孔子，是時孔子方卒，「夫子」用法仍是第三位稱謂。

以上共三十一條，兩見者八條，三見者一條，「夫子」共於左傳中凡四十一見，皆用作第三位稱謂，無一處面語作第二位稱謂者。以地域言，則曹秦吳宋各一條（曹(1)秦(2)吳(15)宋(20))，齊三條((14)(17)(28))，鄭四條((16)(23)(24)(26))，楚五條((6)(9)(11)(12)(25))，晉七條((3)(4)(7)(8)(13)(29)(31))，魯八條((5)(10)(18)(19)(20)(21)(22)(27))，由西方之秦至東方的齊魯，北方的晉至南方的吳楚，中原的鄭宋，莫不有同類的稱謂，不可謂爲不普遍。且魯晉曹鄭及吳皆屬姬

姓；齊、姜姓；楚、芈姓；宋、子姓；秦、嬴姓；姓各不同。而以較早的文化言，魯秉周禮，晉以戎索，楚直出祝融，亦不無異同之處，而稱謂相同，更不可謂爲不普遍。至於論及等級，則諸侯稱大夫者二條((2)(30))家臣稱貴族者四條((18)(19)(20)(21))餘除(31)以外，皆貴族稱貴族者。第(31)條爲子贛稱引孔子的話，已與論語中弟子對語用第三位稱謂的「夫子」指孔子相似，其詳細當於論語篇中來細討論。

第二位對面稱謂用「子」，與第三位稱謂「夫子」在左傳中不只顯然有別，並且前後一致。若統計起來，「子」字約百見，而無一例外。因其過多，不能遍舉，茲只舉前幾卷中數條爲例。

(32) (鄭莊)公曰：「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」對曰：「姜氏何厭之有！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。蔓，難圖也。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」公曰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子姑待之。」(隱公元年)這是莊公與祭仲的談話，「子」是面稱祭仲。

(33) 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，曰：「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靈，得保首領以沒，先君若問與夷，其將何辭以對？請子奉之以主社稷，寡人雖死，亦無悔焉。」對曰：「羣臣願奉馮也！」公曰：「不可。先君以寡人爲賢，使主社稷。若弃德不讓，是廢先君之舉也，豈曰能賢？光昭先君之令德，可不務乎？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。」(隱公三年)此處「子」及「吾子」皆是宋穆公面稱孔父，當然是第二位稱謂。

以上二條皆是諸侯稱大夫的。第(8)條樂王鮒見叔向曰：「吾爲子請。」「子」稱叔向，是大夫稱大夫的例。可以說，凡可面稱用第二位稱謂「子」者，方他不在場時，皆可用第三位「夫子」稱他。

(二) 國語中的「夫子」與「子」

國語與左傳的關係，各家所假設的雖不相同，但兩書關係的密切則爲衆所共認。以「夫子」與「子」用法的不同，兩書果然亦一致。茲列國語中「夫子」各條若下：

(34) (單)襄公有疾，召頃公而告之曰：「必善晉周，周將得晉國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則得天地。天地所祚，小而後國。夫敬、文之恭也，……此十一者，夫子皆有焉。天六地五，數之常也。經之以天，緯之以地，經緯不爽，文之象也。文王質文，故天

論夫子與子

祚之以天下。夫子被之矣。」（周語下）單襄公對其子頃公的談話，晉悼公周是第三人，故以第三位的「夫子」指稱他。

(35) 敬王十年，劉文公與蔥弘欲城周，爲之告晉。魏獻子爲政，悅蔥弘而與之。衛彪傒適周聞之，見單穆公曰：「蔥劉其不沒乎！……若劉氏，則子孫實有禍。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，用巧變以崇天災，勤百姓以爲已名，其殃大矣！」（周語下）「夫子」指第三位的劉文公。

(36) 士蕡曰：「戒莫如豫，豫而後給，夫子誠之。抑二大夫之言，其皆有焉。」（晉語一）此節前段史蘇語諸大夫驅姬必禍晉國。里克問其原因，史蘇郭偃更加細解釋。韋昭原註：「夫子，郭偃也。」「二大夫，史蘇郭偃也。」按韋註是；王引之以爲「夫子謂里克也。……故謂里克曰：『夫子誠之。』」則「夫子」變爲第二位稱謂，與國語其他各條皆不合。

(37) 武鄭之自秦也，聞里克死，見共華曰：「可以入乎？」共華曰：「二三子皆在而不及；子使於秦，可哉！」武鄭入，君殺之。共賜謂共華曰：「子行乎？其及也。」共華曰：「夫子之入，吾謀也，將待也。」（晉語二）此間「夫子」指第三人的武鄭甚明。

(38)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，久而無成。宣子欲攻之。……問於籍偃。籍偃曰：「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，日聽命焉。若夫子之命也，何二之有！釋夫子而舉，是反吾子也。」（晉語八）韋註：「夫子、張孟。」

(39)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而泣之，曰：「自其父之死，吾蔑與比而事君矣。昔者其父始之，我終之；我始之，夫子終之，無不可。」（晉語八）先說「其父」，後說「夫子」，指司馬侯甚明顯。

(40) 鄭王使士亹傳太子箴。辭曰：「臣不才，無能益焉。」……王卒使傳之。問於申叔時，叔時曰：「……夫子踐位則退，自退則敬，否則赧。」（楚語上）韋註：「夫子，太子也。」此申叔時對士亹的話，太子當然是第三人。

(41) 屈到嗜芰。有疾，召其宗老而屬之曰：「祭我必以芰。」及祥，宗老將薦芰。屈建命去之。宗老曰：「夫子屬之。」子木曰：「不然。夫子承楚國之政，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……」（楚語上）韋註：「夫子，屈到也。」

(42) 子木愀然曰：「夫子何如，召之其來乎？」對曰：「亡人得生，又何來爲？」子木曰：「不來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夫子不居矣，春秋相事，以還軫於諸侯。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，其可乎！不然，不來矣。」子木曰：「不可。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，非義也。子爲我召之，吾倍其室。」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。(楚語上)未言使椒鳴召其父，其父卽椒舉，則子木對蔡聲子的話中「夫子」卽指椒舉。

(43) 及白公之亂，子西子期死。葉公聞之曰：「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。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，夫子也。以小怨而寘大德，吾不義也。將入殺之。」(楚語下)韋註：「夫子，子西。」是時子西已被殺，當然稱謂用第三位。

以上共十條，皆作第三位稱謂用，無一條作第二位用的。晉共佔四條((36)、(37)、(38)、(39))，楚亦佔四條((40)、(41)、(42)、(43))，這皆是左傳中已見的國別；至於第(34)條屬於周，(35)條屬於衛，這是左傳中未錄入的國別。於是兩書中的國別遂增至十國，卽曹秦吳宋鄭楚晉魯衛周是。各條皆屬貴族指稱貴族者。至於「子」，國語亦甚常見，皆屬第二位稱謂，與左傳同。

(三) 論語中的「夫子」與「子」

論語中兩種字的用法，似可代表過渡時代。在前十篇中用法與左傳國語兩書完全相同，只在後十篇中，有三處用法改變。因為書中兩字並不太多，茲詳列於下，然後再比較觀察。

(44) 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求之歟？抑與之歟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！」(學而)子禽據鄭康成註卽陳亢，他與子貢談話，故以第三位的「夫子」稱孔子。

(45) 儀封人請見，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曰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(八佾)從者，包咸以爲是「弟子隨孔子行者。」儀封人的話是對弟子們說的，所以面稱他們用第二位稱謂「二三子」，而用第三位的「夫子」稱孔子，明顯可見。

(46) 子曰：「參也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(里仁)曾子對他的弟子說話，故用

論夫子與子

第三位「夫子」稱孔子。

(47) 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(公冶長)這亦是子貢對人說的話，故用第三位。

(48) 冉有曰：「夫子爲衛君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諾。吾將問之。」入曰：「伯夷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出曰：「夫子不爲也。」(述而)在未入見孔子以前及已見孔子而出，皆用第三位稱謂「夫子」，在此章中尤極明顯。

(49) 太宰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聖者歟？何其多能也！」子貢曰：「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曰：「太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！」(子罕)上文記太宰與子貢的談話，下文言「子聞之曰」，可見談話時孔子並不在旁邊，故以第三位「夫子」稱他。

(50) 顏淵喟然嘆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！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，既竭我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未由也已！」(子罕)顏淵獨自嘆息，並非在孔子面前，故以第三位稱孔子。

以上七條皆與左傳國語的用法相同。

(51) 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。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！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！」(先進)「夫二三子」指門人，這是第三位「夫子」的多數。

(52)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。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；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「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！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！」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嘆曰：「吾與點也！」三子者出，曾晳後。曾晳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

矣。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……」（先進）此章中「夫子」與「子」的用法甚亂，與前各章中不同。比如論語中多用「子曰」或「孔子曰」（少數），而此處則既用「子曰：『以吾一日長乎爾……』」，「子曰：『何傷乎？』」，又用「夫子喟然嘆曰……」，「夫子哂之」。「三子者出」則三人已經不在旁邊，曾晳說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這是第三位用法；但又說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這是在孔子面前用第三位，本來應該用第二位的。在一篇中兩種雜用，這是論語中最長又最怪的一篇。除此以外，只有陽貨篇中子之武城章及佛肸章有同類的現象，餘皆無。

(53) 棘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！」子貢曰：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！」（顏淵）按鄭康成曰：「舊說云，棘子成，衛大夫。」正義：「『子貢曰：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』者，夫子指子成也。」因為子成是衛大夫，是貴族，所以子貢以第三位的「夫子」稱他。

(54) 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。子曰：「知人。」樊遲未達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「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『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』何謂也？」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！湯有天下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！」（顏淵）樊遲退而與子夏稱述孔子的話，當然以第三位稱孔子。

(55)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「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（憲問）此章既用「夫子不答」，又用「子曰」，與子路曾晳侍坐章既用「夫子哂之」，又用「子曰」相同。

(56)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「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」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（憲問）孔子與公明賈談公叔文子的話，所以皆以第三位「夫子」稱他。

(57) 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『告夫三子

論夫子與子

者。」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（憲問）「夫三子」指孟孫叔孫季孫三家，這是「夫子」的多數用法，魯哀公及孔子的話仍用的是第三位稱謂。

(58) 蘧伯玉使人入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爲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，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（憲問）孔子與蘧伯玉的使人談伯玉，所以稱他爲「夫子」。

(59) 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！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也。」（憲問）子貢這句話可能不是在孔子面前說的，所以稱「夫子」。若與憲問篇的第一章，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當面稱「子」相較，就能明顯知道其異處。

(60)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曰：「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（憲問）孔安國在「夫子固有惑志」下註曰：「季孫信讒恚子路。」正義亦曰：「夫子謂季孫。」，則「夫子」指季孫，在子服景伯對孔子的說話中爲第三位稱謂無疑。

(61) 季氏將伐顓臾，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」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……（季氏）在「夫子欲之」下孔安國註曰：「歸咎於季氏。」按前既稱季氏將有事於顓臾，則「夫子」指季孫無疑，仍屬第三位稱謂。

(62) 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！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戲之耳。」（陽貨）此章與侍坐章及下佛肸召章是論語中面稱孔子爲「夫子」的三處，與其餘處皆不同。這是由第三位稱謂向第二位尊稱的演變的過渡。

(63) 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」……（陽貨）這與前章同用「夫子」爲第二位尊稱，而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……」「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……」兩句的結

構極相似，可能寫出的時間相近。

(64) 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……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……」(微子)此處用「夫子憮然曰」，又與侍坐章之「夫子哂之」及子之武城章之「夫子莞爾而笑曰」相似。但阮元論語註疏校勘記說：「漢石註無『行』字，『夫』字」。是東漢時尚作「子路以告，子憮然曰」。然則夫字爲東漢以後人所加，據此，則「夫子哂之」「夫子莞爾而笑曰」兩「夫子」字，安知漢時亦不作「子哂之」「子莞爾而笑曰」嗎？

(65) 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以杖荷蓆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耘。(微子)這是子路與丈人的談話，所以用第三位「夫子」稱孔子。

(66) 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，人未有自致者也，……」

(67) 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，孟莊子之孝也，……」這二章的結構相同，當係同時所記。不過阮元論語註疏校勘記對(66)說：漢石經作「吾聞諸子，人未有自致也者」，無「夫」字。若是則(67)之「夫子」，在漢時恐亦作「子」。

(68)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「仲尼焉學？」子貢曰：「……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？」((66)至(68)皆子張)這是公孫朝與子貢的問對，所以用第三位「夫子」稱孔子。

(69)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「子貢賢於仲尼。」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「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闕見室家之好；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門者或寡矣！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(子張)子貢與子服景伯的對語中，前以「夫子」稱孔子，後以「夫子」稱叔孫武叔（包曰：「夫子謂武叔」註在「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下。）皆屬第三位稱謂。

(70) 陳子禽謂子貢曰：「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！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……」(子張)這與(44)同屬於子禽問於子貢，而子貢答語用第三位稱謂的「夫子」稱孔子。按子張這篇，所記皆弟子之語：子張三章，子夏八章，子游二章，曾子四章，子貢六章。雖有

論夫子與子

轉述孔子的話，但無孔子直接說的，足證爲弟子的門人所記。可見孔子卒後，弟子相語仍用第三位稱謂的「夫子」稱孔子。

至於論語中以「子」爲第二位稱謂，弟子或他人與孔子面語時用的共十五條，意義一望而知與「夫子」用作第三位稱謂者不同，其中並無例外。除「子曰」不算外，茲詳列於下：

- (71) 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爲政？」(爲政)
- (72) 顏淵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……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(公冶長)
- (73) 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；今女畫。」(雍也)
- (74) 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(述而)
- (75) 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慟而誰與？」(先進)
- (76) 子路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有父兄在。』求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聞斯行之。』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(先進)
- (77) 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「吾以女爲死矣！」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！」(先進)
- (78)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？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間！」(先進)孔安國謂季子然季氏子弟，則他亦是貴族，所以孔子以「子」面稱他。
- (79) 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(顏淵)
- (80)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！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」(顏淵)按以上兩章中的「子」皆孔子面稱季康子。
- (81) 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子路

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……(子路)

(82) 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……(憲問)

(83) 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……(季氏)此陳亢問伯魚的話，「子」指魚伯。

(84) 子曰：「予欲無言！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……(陽貨)

(85) 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入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……(微子)此或入對柳下惠的話，「子」是面稱他。

除(52)(62)(63)條外，論語中「夫子」是第三位，「子」是第二位稱謂與左傳國語中同。孔子既卒後，弟子對門人(弟子的弟子)，或門人對他們的弟子(孔子三傳弟子)述說孔子的言行，習慣仍用第三位稱謂「夫子」，聞者寫於竹簡上，有時仍而不改，遂造成這三條的例外。亦就因此漸使人相信「夫子」是弟子們對老師孔子的尊稱，遂演變為普遍的弟子對老師的尊稱，其原因即由於此。

(四) 孟子中的「夫子」與「子」

孟子書中這兩字的用法與左傳國語中完全不同，與論語中的一大部份亦不相同。在以上各處，「夫子」是第三位稱謂而「子」是第二位稱謂。吾人可稱為A類。在孟子書中，「夫子」及「子」皆是第二位稱謂，而「夫子」之稱較尊於「子」。吾人可稱為C類。這不同的用法代表兩個時代。茲先列孟子中各條然後再加以討論。

(86) 王說曰：「詩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』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？」

(87) 王曰：「吾惛不能進於是矣；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吾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(以上皆梁惠王上)

以上兩節中「夫子」皆是齊宣王面稱孟子。以齊王而面尊稱孟子為「夫子」，為少見，餘多弟子面稱其師的。

(88) 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晏子而已矣！」(公孫丑上)此公孫丑面稱其師。

(89) 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則

論夫子與子

動心否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」曰：「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！」曰：「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……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，……」按公孫丑的前兩句問，「夫子」皆面尊稱孟子，屬於C類。而「夫二子之勇」仍係舊用法，屬A類。子襄據趙岐注係曾子弟子，夫子指孔子，則仍屬A類，因為這是曾子在與子襄的談話中指第三人而言。以下這章的文字如下：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……「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。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（「矣」字下各本有「乎」字，茲據阮元校勘記刪。）夫聖、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！……」……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，汙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！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死以來未有夫子也！』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！……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！』」（公孫丑上）最前兩句仍係面稱孟子，屬C類。子貢及宰我的話皆係孟子所引用，而「夫子」或非面稱，與論語先進篇者相似，容後細論。

(90) 陳臻問曰：「……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，夫子必居一於此矣。」（公孫丑下）趙注：「陳臻，孟子弟子」，所以面尊稱「夫子」。

(91) 孟子去齊，宿於晝，有欲爲王留行者，坐而言，不應，隱几而臥。客不悅曰：「弟子齊宿而後敢言，夫子臥而不聽，請勿復敢見矣。」曰：「坐，我明語子。……」（公孫丑下）

(92) 孟子去齊，充虞路問曰：「夫子若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夫子曰：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」曰：「彼一時此一時也。……」（公孫丑下）

(93) 公都子曰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！」（滕文公下）趙注：「公都子，孟子弟子。」

(94) （淳于髡）曰：「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何也？」曰：「天下溺援之以道，

嫂溺援之以手，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」（離婁上）淳于髡齊人，非孟子弟子，此以「夫子」而尊稱孟子，等於(86)(87)兩節中之齊宣王。

(95) 鄭人使子灌孺子侵衛，衛使廩公之斯追之。子灌孺子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也夫！」問其僕曰：「追我者誰也？」其僕曰：「廩公之斯也。」曰：「吾生矣！」其僕曰：「廩公之斯、衛之善射者也。夫子曰『吾生』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廩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」廩公之斯至，曰：「夫子何爲不執弓？」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」曰：「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。」抽矢叩輪，發乘矢而後反。（離婁下）此節極重要，可以證明僕對主人尊稱『夫子』，弟子或弟子的弟子（門人）亦然。

(96) 公都子曰：「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，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，敢問何也？」（離婁下）

(97) 儀子曰：「王使人問夫子，果有以異於人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何以異於人哉！堯舜與人同耳！」（離婁下）趙注：「儀子，齊人。」

(98) 屋盧子喜曰：「連得間矣。」問曰：「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」（告子下）

(99) 淳于髡曰：「先名實者爲人也，後名實者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」（告子下）下有孟子答語，此係淳于髡面稱無疑。

(100) 齊饑。陳臻曰：「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，殆不可復。」孟子曰：「是爲馮婦也。……」（盡心下）

以上「夫子」皆他人面尊稱孟子，由第三位稱謂至是遂變爲第二謂尊稱。第二位稱謂的「子」這時仍與前時同通用，但地位似不如「夫子」之尊。比如孟子對他的弟子多面稱「子」，不似論語中孔子對弟子稱「女」或名字。孟子中用「子」爲第二位稱謂者如(88)孟子語公孫丑說「子誠齊人也！」即是。另外如：

(101) 孟子之平陸，謂大夫曰：「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」（公孫丑下）

論夫子與子

(102) 孟子謂蚡畫曰：「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，似也，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」(公孫丑下)

(103) 慎子勃然不悅曰：「此則滑釐之所不識也。」曰：「吾明告子。……」(告子下)

(104) (曹交)曰：「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」曰：「夫道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，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」(告子下)

(105) 白圭曰：「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」孟子曰：「子過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……吾子過矣。」(告子下)

(106) 孟子謂宋句踐曰：「子好游乎？吾語子游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。」(盡心上)

以上皆非孟子弟子，而孟子亦以「子」稱之，雖仍舊時用法，但與「夫子」相較，則不如後者的尊敬。

書中以「子」稱孟子而不稱「夫子」者只有一處，即：

(107) 不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「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，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」(公孫丑下)

(五) 結論

由以上各條觀之，至孟子時，「夫子」變爲較「子」高的尊稱，而非若以前「夫子」屬第三位而「子」爲第二位稱謂。但是這種現象若何而生的呢？我以爲這完全在孔子卒後。彼時弟子相與語或弟子對門人(弟子的弟子)稱述孔子的事，仍照孔子生前的習慣用第三位稱謂「夫子」稱他。比如左傳(31)子貢引孔子之言：「禮失則昏，名失則愆，失志爲昏，失所爲愆。」而稱「夫子之言曰」。這與(19)鑿牛所說「夫子固欲去之。」及(20)杜洩所說「夫子固不欲毀也。」相似，「夫子」皆指已卒的叔孫豹。(12)(25)子木問范武子之德，答語亦稱「夫子」，時隨會卒已久，亦同。這是春秋時的習慣。更後，弟子的弟子或再傳的弟子習聞其師(七十子)稱「夫子」，有時亦寫在記載中，遂有論語侍坐章(52)及武城章(62)佛肸召章(63)之當面稱「夫子」，(89)孟子轉記子貢問孔子之言「夫子聖矣乎？」亦同。於是在孔門後學中「夫子」初變爲老

師孔子的尊稱，更變爲弟子對他的老師的稱謂，孟子書中可作此階段的代表。於是A類：「夫子」是第三位稱謂而「子」是第二位，（左傳國語論語前十篇及後篇中若干篇（即除(54)(62)(63)章以外）爲代表）經過B類：弟子口中稱述孔子的故事（左傳哀公十六年一條，論語(52)(62)(63)三條爲代表）而變至C類：「夫子」與「子」同爲第二位稱謂，而「夫子」較尊（孟子爲代表）。這就是A類至C類的演變。至於年代亦約略可言，A類在孔子未卒以前，即魯哀公十六年（西前479年），B類在此以後逐漸演變；至於C類則至晚當孟子時。孟子生年因難確定，然與梁惠襄齊宣同時則不誤。梁襄王元年爲西前318。此據竹書理年而非據史記。是則由A類的「夫子」變到C類的，其開始在西前479年以後，而至晚到西前318年，已變爲孟子中的C類，其時代略可推知，當在這一百五十年間，即由西前479至318年。

以上的演變及其時代既已可知，現更論其對鑑定古書年代的幫助。茲因篇幅關係，只舉二書爲例，其餘當留待續篇中討論。

（一）周書牧誓

開始即說：「時甲子昧爽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，乃誓。王左杖黃鉞，右秉白旄以麾，曰：『逖矣！西土之人！』王曰：『嗟！我友邦冢君、御事、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亞旅、師氏、千夫長、百夫長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，稱爾戈，比爾干、立爾矛、予其誓。』這明顯的是當面誓衆。可是在最後誓中說：「……今日之事，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，夫子勗哉！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，勗哉夫子！尚桓桓，如虎、如貔、如熊、如羆于商郊，弗迓克奔，以役西土。勗哉夫子！爾所弗勗，其于爾躬有戮！」誓中三言「夫子」，明是當面第二位稱謂，（偽孔註：「夫子謂將帥」。）並且是多數。這與春秋史料中「夫子」爲第三位單數稱謂不同。（夫二三子，告夫三子，見論語，方是多數，夫子是單數。）若非西周初與春秋時「夫子」的用法不同，則牧誓中文字雜有較後的改定。

（二）五帝德

五帝德及帝繫姓兩篇，昔儒頗疑爲戰國時作品。若以「夫子」的用法來證定，至少其改定時間必在戰國。對於「夫子」，其中有如下二節：宰我曰：「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小子無有宿問。』」又篇末：他日，宰我以語人。有爲道諸夫子之所。孔子

論夫子與子

曰：「吾欲以顏色取人，於滅明邪改之；吾欲以語言取人，於予邪改之；吾欲以容貌取人，於師邪改之。」宰我聞之，懼不敢見。

五帝德言及黃帝，而論語只言堯舜，似爲較後寫定者，這與用「夫子」證明時代亦頗相合。

夫子非直接稱謂，閭潛邱、崔東壁亦曾道及，但語焉不詳，又未作統計，本文不敢云越過前賢，只敢說將之引申而已。其餘先秦諸子中與「夫子」有關者，當於續篇中討論。